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总登记号: 153501

分类号: G2.2

作者 张蕙慧

文哲大系 32
蕙慧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中國古代乐教思想論集

文史哲大系 32
張蕙慧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中國古代樂教思想論集

新學
知覺
PDG

中國古代樂教思想論集／張蕙慧著．-- 初版．

-- 臺北市：文津，民 80

面； 公分．--（文史哲大系；32）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400—59—8（平裝）：新台幣 220 元

1. 音樂—哲學，原理

910.1

80000149

③② 系 大 哲 史 文

中國古代樂教思想論集

著 者：張 蕙 慧

發 行 者：范 惠 美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 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一 月 初 版

ISBN 957—9400—59—8

目錄

緒論

孔子的樂教思想

壹、前言

貳、習樂的精神

參、樂教的討論

肆、樂教的實施

伍、樂教的主張

陸、孔門對樂教理論的推闡

柒、對後世的影響

捌、結語

墨子的非樂思想

壹、前言

貳、非樂思想的要旨

目錄

一 緒論
 七 孔子的樂教思想
 七 壹、前言
 八 貳、習樂的精神
 一 參、樂教的討論
 一 肆、樂教的實施
 二 伍、樂教的主張
 三 陸、孔門對樂教理論的推闡
 四 柒、對後世的影響
 四 捌、結語
 四 墨子的非樂思想
 四 壹、前言
 五 貳、非樂思想的要旨

參、非樂思想的緣由·····

六一

肆、非樂思想的評論·····

七一

伍、結語·····

七八

第四章 荀子的樂教思想·····

八三

壹、前言·····

八三

貳、樂教的基礎·····

八五

參、樂教的功用·····

八九

肆、樂教的實施·····

九五

伍、對墨子非樂的反駁·····

一〇二

陸、對後世的影響·····

一〇四

柒、結語·····

一〇五

第五章 呂氏春秋的樂教思想·····

一〇九

壹、前言·····

一〇九

貳、樂教的源起·····

一一一

參、樂教的本質·····

一一六

肆、樂教的功用

一二四

伍、與各家樂論之比較

一三〇

陸、結語

一三六

第六章 樂記的樂教思想

一三九

壹、前言

一三九

貳、樂教的基礎

一四一

參、樂教的功用

一四五

肆、樂教的理想

一五一

伍、樂教的實施

一五八

陸、對後世的影響

一八四

柒、結語

二一一

第七章 結論

二一五

附錄：呂氏春秋的樂律學

二二一

壹、前言

二二一

貳、十二律的發明

二二二

參、十二律相生之術·····

二二三

肆、樂律與陰陽家的思想·····

二三四

伍、結語·····

二三九

參考書目·····

二四一

第一章 緒論

我國古代的教育是以音樂爲中心的（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一）。樂教的建立，由來甚古。衆所周知，上古的原始社會經常舉行樂舞，以祭祀鬼神，巫術禮樂的傳授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根據文獻的記載，亦顯示早在五帝之世，即已制樂施教。今文尚書堯典謂舜命夔典樂「教胥子」（註一），足見上古時代青少年自幼即接受音樂教育。到了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教更爲完備（註二）。其中樂德尤受重視，以期收到廣博易良的效果。古之大學亦名成均，成均即成韻。成均一名之自身所指者即係音樂，此正古代以音樂爲教育之鐵證。（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二）

樂是由音所產生的，其本則在於人心之感應外物。禮記經解曰：「廣博易良，樂教也。」樂以自然之美化感人之性靈，養成雍容和穆之氣象，所以陶冶性情，以資滿足人欲之追求。對音樂教育之重視，乃古代民族之普遍現象，我中華民族在這方面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而已，尤其是以教育爲職志的儒家，對於樂教，更是竭力提倡。

儒家的大宗師孔子精通樂律，崇尚雅音，對音樂做過一番整理匡正的工作，亦常對弟子勤施

樂教，甚至在陳絕糧七日，仍然弦歌不輟。弟子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即以禮樂爲主，如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論語記子游在武城以弦歌爲治，孟子提及子貢問樂，有「聞其樂而知其德」（孟子公孫丑上）之語，皆足見他們對音樂也有頗高的造詣。孔子傳道授業，常主禮樂並重，兩者內呼外應，標本兼治。音樂本是一種藝術，在孔門教學體系中，更是一種情感教育的主要法門，禮主外，樂主內，交相爲用，有相反相成之妙。孔子立教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即示人必備禮樂，而後能完成人格教育。詩禮樂可說是孔門的藝術教育，音樂一科，尤爲審美和心理教育的主體，故曰：「成於樂。」

孔子又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即言禮樂之表現，皆當本乎仁心。孔子之評詔與武，並非就樂本身而言，而是依其對制樂者之德性評價而作分別。武所以未盡善，因周武王實是一軍事征服者，不如帝舜有德。此種以德性觀念爲基礎以評音樂藝術之態度，日後衍生出戰國儒者對樂之理論。專就孔子本人講，則此類意見亦屢見於論語中。如衛靈公篇「鄭聲淫」，明是一道德意義之判斷。而孔子固以此決定音樂之存廢，且以禁止此種不合道德標準之音樂爲政府之責任，則孔子心目中視藝術爲應受德性制裁者，固無可疑。（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頁八十四）

厥後群雄割據，禮崩樂壞，在上位者沈湎於聲色犬馬，百姓則輾轉溝壑，哀鴻遍野。墨家的創始人墨翟，目睹此種現象，深感痛心疾首，遂一反傳統，力倡非樂。他以爲聆賞音樂，徒然耗

財費時，荒政廢事，無補於治安，而有亡國敗家之虞，實在不合古代聖王的教訓。爲了興利除害，所以徹底否定一切審美和藝術的社會價值，反對進行任何審美和藝術活動。這種主張固然充滿救世熱忱，祇以局限於狹隘的功利主義，未免矯枉過正，扞格難通。在先秦諸子中，如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管子、韓非子，多少也有反對音樂的傾向，但都沒有像墨子非樂那樣駭人聽聞。他的出現，可算是樂教歷史長河中的一大漩渦。

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時代，幸有孟子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才使得儒家學說的推行沒有遭到更大的挫折。唯孟子講道德，說仁義，雖能體會樂德與音樂的功用，但並未顯著地提倡樂教。直至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始撰寫了一篇影響深遠的專文——樂論，來闡揚孔子樂論的意義，並駁斥墨子非樂的偏頗。在這篇文章中，荀子對樂之足以養德、飾喜怒之情，使人與人相和親、和順，及樂器之象天地萬物之旨，皆有所發揮。他認爲先王制樂之原因，蓋爲防亂，樂所以陶冶性情，以資滿足人欲之追求，爲人情所不能免者。先王以導欲之原則，制作雅頌之聲，足以感動人心。先王立樂，其功效與禮相等，道樂、養性、善民心，故能產生「天下皆寧」之效果。荀子以爲人之性惡，不得不用禮樂節制人之情欲，使情欲有一定之範圍，不致有爭奪之惡，亦不致流於淫亂，進而可以化惡爲善，使人得到禮樂之薰陶，而養成完善之人格，終於爲聖人。荀子充分重視禮樂的社會作用，希望通過音樂的感化作用，使人民更努力地爲國家社會服務。也非常重視音樂對人們所發生的作用，他指出不同的音樂，使人們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不但如此，音

樂還能夠對整個社會的民情風俗甚至國家的安危發生巨大的影響。基於這樣的認識，荀子強烈反對墨子非樂的意見，而主張統治者應該利用音樂來對人民進行教化，使他們移風易俗，和睦共處，並且從禮和樂的關係上，作了理論性的闡述。

與荀子同時的秦相呂不韋，命門客合編了一本博採各家精華之書——呂氏春秋。在這部雜家鉅著裡，有大樂、古樂、音律等八篇文章暢論音樂思想與樂律。在音樂思想方面，對樂教的起源、樂教的本質、樂教的功用都有詳細的闡發。雖頗受道家與陰陽家的影響，大旨仍歸宗於儒家，且對墨家非樂之說提出了反駁，可算得上是儒家樂教思想的友軍。在樂律方面，呂書記載了黃鐘長度和十二律相生之術，是研究我國古代樂律的重要材料，並且彌補了儒家典籍多論道而罕言藝的缺憾。

至於禮記之樂記，更是集儒家樂論之大成。其中有些言論可能是孔子或孔門弟子之言，而經後之學者發揮所成；但也有若干道理確實不是出自孔門，甚至與儒家思想有所出入，內容可說較為駁雜。其中言樂之文，多取荀子樂論及呂覽論樂各篇的精華，其餘總言禮樂之義者，更多可與易傳、禮記他篇之文相參。樂記對於音樂的教育感染作用等問題的意見，尊崇雅頌之聲反對鄭衛之聲的態度，提倡中和之音的主張等等，和荀子樂論大體上一致，而且有些問題，比荀子樂論發揮得更加細緻。然而樂記中也有一些觀點，是荀子樂論所沒有討論到的，如古代詩、樂、舞三位一體的事實，三者之間的聯繫，樂記都特別重視，而且肯定了思想感情對三者的作用。其次，樂

記提出物感說，認為音樂不僅是抒發內心情感，而且也受了外界之物的感發作用，進一步說明了各種音樂的特色和人們各種感情之間的關係。因為音樂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樂記進一步指出社會的動亂與國家的興亡，必然在音樂作品中反映出來。在荀子樂論中也講到可以從作品中考察出時代的治亂的問題，但是，樂記不僅比樂論講得更為詳盡，並且說明了從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時代治亂的原因，此即所謂「審樂以知政」（樂本）。此外，樂記還指出樂不可以為偽，這也是荀子樂論所未觸及到而值得重視的意見。就整體而言，樂記的價值相當高，影響亦十分深遠。在近代西方音樂思想傳入之前，凡是論樂者幾乎都不出其籠罩之下。

樂教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都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儒家所提倡的樂教，是我國歷史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而墨家所提倡的非樂思想則早已成為歷史的泡沫。在科學發達、教育普及的今日，樂教的重要性仍然是有增無減。身為一個中國人，要了解本國的歷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儒家的樂教；身為一個現代人，要適應緊張忙碌的生活，更不能不實踐儒家的樂教。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有關樂教思想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限於時間與精力，本書所論，僅及孔子、墨子、荀子、呂氏春秋、樂記五家。至於淮南子、史記以至明清諸賢樂教思想的探討，則請俟諸來日。

附註：

一、史記作「教釋子」，說文作「教育子」。王引之云：「謹案：育子，釋子也，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即豳風之鬻子。亦即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釋子。」（經義述聞尚書上）

二、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第二章 孔子的樂教思想

壹、前言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生有聖德，學無常師。曾爲魯司空，又爲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國大治。其後與魯君不合，周遊列國十三年，宣揚儒道，亦不見用。年六十八，返魯，專心致力整理古籍，從事教育工作，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周朝禮樂教化十分發達，爲中國古文明之全盛時代，孔子對古代文化非常熟悉，特別是周初以來的文化遺產，所謂易、書、詩、禮、樂，大多經過他的整理，並傳授給他的門徒們。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經過長期的教育工作，總結了不少教學經驗。他主張的「因材施教」、「溫故而知新」，在學習上要有「不恥下問」的精神等，至今仍爲教育工作者奉爲圭臬。

教育方面，孔子特別倡導六藝之教，禮樂爲先，並稱「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與西方藝術家所常稱：「任何藝術達到顛峰，均逼近音樂」實無二致。

以音樂教人，並非始自孔子，據國語楚語記載士亹教楚太子箴的課表中即有樂。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皆常引詩書，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皆受過此等教育。不過孔子卻是使音樂教育平民化的第一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頁七十二）

樂到了孔子時期，雖已較從前衰落，但經孔子的提倡與修正，以之教授門弟子，卻對樂發生相當的振興作用。孔子的音樂見解，大多表現在他的教學活動和對於前代文化的評論中間，這些資料主要見於論語一書。

從論語看，孔子對於音樂曾作過深切的研究，並以音樂的感化功能施之於政治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效。徐復觀云：「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古代樂教的傳承，一方面是來自他對樂的藝術精神的新發現。孔子可能是中國歷史中第一位最明顯而又最偉大地藝術精神的發現者。」（中國藝術精神頁五）他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貳、習樂的精神

論語子罕篇云：「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自己也曾說：「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的學問都是苦學而來的。由下面諸例，可見他學音樂的精神是如何勤苦

而專一。

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孔子酷嗜音樂，以樂自樂。對聲樂、器樂（彈琴、鼓瑟、吹笙和擊磬等）、作曲（註一）都有相當的造詣，對於欣賞與批評尤具卓見。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不僅問樂於萇弘（周大夫），而且學琴於師襄（魯樂官）。禮記樂記賓牟賈章也記載：「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即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其人苟有所長，孔子皆從而師之，真是做到韓愈師說所謂的一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吾師道也。」

淮南子曰：「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主術篇）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更爲詳細：「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師本樂人之稱，以官爲氏，晉有師曠，魯有師襄，一說師襄乃魯之樂官），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矣，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韓詩外傳五、孔子家語辨樂篇亦有相同的記載）可見孔子對琴的演奏，曾下過一番苦功，力求精進。到了最後，能由樂曲中的感情發掘其蘊義，由蘊義中知道作者是何人。造詣之高已是出神入化，態度卻又是如此謙虛。聖人之不可及，大概就在此吧！孔子爲學的程序，以現代語來說，第一步是技術（彈奏與背誦），第二步

是藝術（曲趣與風格），第三步是科學（分析和研究結構），第四步是哲學，層層推進，洞徹本原。徐復觀云：「孔子對音樂的學習，是要由技術以深入於技術後面的精神，更進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這正可以看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藝術活動的過程。對樂章後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樂中的沈浸、融合。」（中國藝術精神頁六）這種探求能力絕非常人所能及，而其研究的態度亦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八佾）其意仁而慈，其聲壯而和，足以感發人之性情，使一切歸於性情之正，而保其純真。使人的感情為之融化，神志為之轉移，情緒為之波動，以致影響人身實體的感受。孔子對韶樂的感受之敏，品味之深，遠遠超過物質上的慾望，不僅能進入樂情之佳境，亦能深入樂象之化境，可說已臻音樂研究的最高境界。

史記孔子世家：「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聞韶下有一「學之」二字，意義更為深長。蓋聞韶與學韶，二者之感受實有程度上的差異。聞者，入乎耳而審乎心，學者，非徒聞見之，而又形諸動靜，見諸聲容，動乎中而發乎外，應乎手而得乎心。由「三月不知肉味」之語，可知孔子專一於是，而忘其他。誠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孔子聞韶而知其善美，則好而學之，學而樂之。學習態度極其認真，怪不得會有如此深刻的感受。